



中国封建社会最痴情的七位帝王



▲西楚霸王项羽

西楚霸王项羽(公元前232年~公元前202年),姓项,名籍,字羽,汉族,下相(今江苏宿迁)人。楚国名将项燕之孙,中国古代起义军领袖,秦亡后自封西楚霸王。著名军事家、中国军事思想“勇战”派代表人物。中国史上最强大武将。号西楚霸王。

项羽的《垓下歌》使这位杀人如麻的屠夫多了一些柔情,他与虞姬的爱情故事广为传颂,同富贵,共生死,确实很感人。



▲汉宣帝刘询

汉宣帝刘询(公元前91年~公元前48年),本名刘病已,字次卿,西汉第十位皇帝,公元前74年~公元前48年在位。

刘询本是没落的皇族后裔,因为皇室空虚,被大将军霍光接入宫中即位。刘询继位后仍思民间妻子许平君,不畏强权,拒立霍光的女儿为后,把妻子接到宫中封为皇后。后来,霍光毒死许平君,刘询悲愤交集,发誓报仇。霍光死后,刘询一步一步削弱霍家势力,最后抄了霍氏满门。刘询的爱情故事带有悲剧色彩,让我们学习了什么才叫风雨同舟,患难与共,这样同富贵、共贫贱的爱情,才叫真正的爱情。



▲汉光武帝刘秀

汉光武帝(公元前6年~公元57年)即刘秀,东汉王朝的建立者。

刘秀没即位前曾说:“作官当作执金吾,娶妻当娶阴丽华”,后来如愿以偿。刘秀即位后,欲封阴丽华为后,但阴丽华为了帮助刘秀巩固皇位,让刘秀封功臣的妹妹郭氏为后了。后来刘秀还是废了郭皇后,立阴丽华为后,此时的阴丽华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太婆了。刘秀的后宫甚少,孩子基本上都是阴丽华和郭妃所生,作为皇帝刘秀也算是个痴情皇帝了。



▲北魏孝文帝拓跋宏

北魏孝文帝是一位卓越的少数民族政治家和改革家。他崇尚中国文化,实行汉化,禁胡服、胡语,改变度量衡,推广教育,改变姓氏并禁止归葬,提高了鲜卑人的文化水准。

孝文帝也是一个多情种,却鲜为人知。孝文帝的养母(就是那个淫荡的冯太后)在世的时候,孝文帝爱上了太后的亲戚冯润小姐,于是把她娶到宫里。可是太后却不喜欢冯小姐,没隔多久,就以冯小姐得病为由,把小姐赶出宫外,并且立冯润的妹妹为后。

孝文帝斗不过太后,就忍了下来。3年之后,冯太后去世了,孝文帝立即把冯润小姐接进宫内。可是冯润小姐爱的不是孝文帝,回宫后竟然把自己的妹妹逼走,还毒死了另一个嫔妃高美人,并把她的孩子抢来当继子。孝文帝太爱冯小姐了,忍受了她所做的一切。

后来,孝文帝为了事业,出宫打仗去了,冯小姐趁机和她的心上人私通,还要把孝文帝的妹妹彭城公主嫁给自己的弟弟,公主忍无可忍,就跑到前线告密了。冯小姐知道丑事暴露了,于是一不做而不休,又策划谋杀孝文帝,可是又暴露了。孝文帝还是爱冯小姐,又忍受了这一切,没有杀她。但孝文帝的心已经碎了,终于在33岁那年郁郁而终,在临死前下遗诏,要冯小姐随他到天堂见面,死也要一起死。这样的男人可谓千古第一痴情子,不管他所爱的人对他如何残酷,他还是爱着她,就连死也要在一起。



▲北齐后主高纬

高纬(556~577年),字仁纲,南北朝时期北齐第五位皇帝,565~576年在位,后主。北齐武成帝高湛的长子,母亲为胡皇后。

高纬本是好色之徒,无能之辈,但认识了马小怜之后就再也离不开她了,就是上朝时也把她抱在怀里。周朝进攻齐国时,高纬竟说,只要马小怜无恙,战败又如何?被掳后唯一的请求就是“乞还马小怜”。高纬用情之深,深受马小怜感动,以后虽然换了两个丈夫,但还是想着高纬。一天弹琴时弦断了,于是作诗一首:“虽蒙今日宠,犹忆昔时怜。欲知心断绝,应看膝上弦。”然后自杀。



▲唐玄宗李隆基

唐玄宗(谥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,简称唐明皇)李隆基(685年~762年),汉族,唐睿宗李旦第三子,母昭成窦皇后(窦德妃)。玄宗个人素质优秀,善骑射,通音律、历象之学,多才多艺。

唐明皇与杨玉环的爱情故事可以说家喻户晓,本来李隆基也不算什么痴情皇帝,后宫佳丽三千,可历代诗人都吹捧他。也许马嵬坡前死的是杨贵妃而是她的替身,如果李隆基爱杨贵妃,怎能让她死去呢?杨贵妃22岁嫁给55岁的糟老头,李老头过于自卑,就把整个天下都给了杨玉环。一个是梨园始祖,一个能歌善舞,也算是天生一对了。



▲明孝宗朱祐樞

明孝宗朱祐樞,汉族,明朝第九位皇帝。明孝宗朱祐樞(弘光)皇帝的后宫只有皇后张氏一人,恩爱如民间夫妇。没有什么动人的故事情节,面对无尽的诱惑,他能始终如一地爱自己的妻子,难能可贵。(摘自新华网)

“圈阅”始于王安石

我国自三国时期就有在文书或契约上签字署名的习惯,以表示某人的身份,史书上称为“押”。唐宋时期,臣僚们在进呈公文或传阅公文时,改变了过去署全名的做法,只书写自己的字,表示阅过之意。

1069年,王安石任参知政事时,每天接触大量公文,按照惯例,每次阅过文牍,他都要写上一个“石”字。由于文牍多,他又是急性子,且不注意书写规范,因此,这个“石”字在写了一横一撇之后,下面的“口”字就画个圆圈。据史书记载:“他作圈多不圆,往往窝扁,又多带过。”因此给别人带来诸多麻烦。有时给他阅过的文牍因别人误会又展转过来。为了方便,王安石给下属讲明自己“圈阅”文牍的符号,即一横一撇后加一个圆圈。时间一长,其他同僚竟纷纷效仿,久而久之便演变成了“圈阅”文件的特殊符号了。

“不管三七二十一”

“不管三七二十一”是人们生活中常说的一句口语,表示不顾一切,不问是非情由的意思。

据说我国早期的阴阳学家们都认为三七相乘的积是不祥之数。三国时的陈琳在《女神赋》中写道:“汉三七之建安,荆野蠢而作仇。”是说东汉建立210年,到建安时期该遭厄运了。由此可见那时的人们已经把三和七的积二十一看作是不祥的数字了。后来这一看法经过演变,就逐渐出现了“不管三七二十一”这一口头语了。

“鬼门关”

“鬼门关”是迷信传说中的阴阳交界的关口,比喻凶险的地方或不渡过的难关。其实我国古代确有名叫“鬼门关”的地方。

唐朝一宰相李德裕,被贬赴海南岛途中写下一首诗:“一去一万里,千至千不还,崖州在何处,生渡鬼门关。”这个鬼门关就在今广西北流县西,界于北流县与玉林县之间,这里双峰对峙,形成关门,其间宽不过30步,为古代交通要道。关的南边多瘴病,去者很少生还,故称此关为“鬼门关”。

“江湖”

“江湖”一词,原指长江与洞庭湖,后来泛指四方各地。曹操说:“江湖未静,不可让位。”其中的“江湖”是天下的意思。

从宋朝开始,游民世界成了“江湖”一词的新意。游民在社会上经常游荡于五湖四海,人们很难了解他们固定的真实生活,就用“走江湖”来称呼这些人。江湖中有众多职业和行当,较为“正当”的有4类:即:巾,即相面、测字算命的;皮,即游走江湖的郎中;李子,即跑马戏、走戏法、唱大鼓书的;瓜,即玩武术、杂耍的。

(本栏稿件由李德昌提供)



重温历史:故宫文物大迁移

历时10余载,辗转上万公里,百余万件文物无一损毁遗失……上个世纪三、四十年代的故宫博物院文物大迁移,堪称中华民族在人类文化遗产保护史上创造的奇迹。

故宫文物南迁史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反侵略的一次胜利,是伟大的民族精神在中华文化保护中的延续与浓缩。

1933年2月至5月,故宫博物院等单位的19557箱文物从北平运抵上海。1936年底文物被运抵南京。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,这批南迁文物分三路在日军炮火下紧急迁移:南线,最重要的80箱文物经南京、长沙、贵阳,运往安顺;中线,9369箱文物由水路经汉口、重庆、宜宾运抵乐山;北线,7281箱文物装火车由宝鸡入成都至峨眉。另有2900箱留存南京。

文物南迁是在兵荒马乱的条件下去进行的,人尚难自保,近两万箱文物万里迁移更是难上加难。尤其是西迁,并没有一个详细计划逐步实施,

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,随机应变。在长沙、汉中、成都、重庆等地,常常是文物前脚离开,后脚便有敌机轰炸,时间之紧迫,间不容发。

一家三代均结缘故宫博物院,参与文物南迁全过程的故宫博物院原文物保管工作人员梁匡忠曾说:“一队文物至少要一个士兵监护;车厢内要架机枪。押送人员和勤杂工要分班坐在车头和车尾。因为车头车尾更容易出事。”

“什么都遇到过。土匪、翻车、日军轰炸……压力特别大。”梁匡忠生前回忆,有一天快到郑州了,大家正在休整,日军飞机突然来了。“当时我父亲身体不太好,根本跑不动,眼看着躲不过炮弹了,一个工友跑过来背起他就跑……”幸运的是,这场轰炸没有对文物造成伤害。

曾主持过南迁工作的庄严先生之子庄灵回忆说:“当时每到一地都可谓千难万险。我还记得在去四川的路上,走川黔公路过乌江桥时,下面是湍急的河流,中间是竹子与木板钉

起来的桥,过桥时所有的人都要下车,让车慢慢开过去,我们跟在后面,小心翼翼地走过去。”

除了路途颠簸,战火也紧紧追赶着护宝人。在湖南时,护运人员本想将这一批国宝暂时存放在岳麓山湖南大学图书馆,但之后觉得战局不妙,于是马上迁走。仅过半个月,日军轰炸湖南,图书馆夷为平地。“事后大家都说,国宝有灵。”庄灵感叹。

文物南迁保护的不仅是文物,更延续着“生当作人杰,死亦为鬼雄”的民族精神。

如果说抗战是全民抗战,那么南迁就是全民护宝。百万件文物、19000多箱、上万公里路程、长达十几年的时间跨度……所到之处,地方政府都是竭尽所能提供帮助和存放点,光靠故宫工作人员,连北京都出不去。

据介绍,南迁文物在四川乐山和峨眉两地的存放时间最长,存放数量最多——17000多箱文物放了7年多,都是靠当地老百姓出人出力。

当年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主

任、《故宫文物避寇记》作者欧阳道达的儿子欧阳定武告诉记者:“有一件事让我印象特别深刻,就是当地人搬箱子轻拿轻放,比熟练的搬运工都要仔细,他们为文物在乐山平安度过7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”

文物南迁途中遭遇了大雪封山、汽车翻覆、船只遇难等种种险情,与此同时还进行了晾晒校勘、科学研究甚至远赴英国、苏联展览,整个过程中几乎没有损伤损毁,也没有遗失盗抢。这里面除了幸运的因素以外,文物典守之完备严密,文物装箱之巧妙科学,更是令人叹为观止。

抗战胜利后,文物返回南京前集中到重庆向家坡,工作人员还要同蚂蚁作斗争。

“当年,护运人员为防止白蚁由箱架穿孔直接进入箱中,他们在每个箱架之下垫上一块鹅卵石,白蚁要想进入箱体,必须在鹅卵石上用土筑成隧道。他们就伏在地上,挨个查看每块鹅卵石上有没有白蚁洞,通查一遍要半天,每天检查两次。天晴时,还要用开水浇地板、墙缝里的臭虫。”参与“重走故宫文物南迁路”考察活动的来自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队员谈到此感叹不已。(摘自人民网)